



标准太低

赖有贤 绘



纯属虚构 说得明白

昨天一上班,主任就跑到我们办公室:“你们谁知道有线电视在哪里缴费?家里的电视该缴费了,以前都是老婆去,可是她出差了!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,我想啊,检察院您一定去过吧?”小李一脸“谄媚”。主任一听,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,“没去过!”小李也真是的,哪壶不开提哪壶,跟领导提什么检察院啊,这不是自讨没趣吗?!

我急忙抢过话茬:“主任,还是我帮您说吧,皇宫大酒店您一定经常去吧,从那里往……”

“什么大酒店?我什么时候经常去了?”还没等我说完,主任就打断了我,两眼仿佛要喷出火来。我晕,看来我比小李也聪明不到哪去。

要说还是周姐机灵,只见她轻启朱唇,柔声道:“哎呀,你们怎么说得这么复杂。有线电视缴费不就在图书馆西边不远吗?图书馆您肯定知道的,对吧?”

“知道知道,你们看,还是小周说得明白,我忙完这会儿就过去!”主任说完,这才面带微笑走了。

几分钟后,我突然想起有个文件需要送给主任,于是来到他办公室,刚想敲门呢,却听到他正在里面打电话:“老刘啊,图书馆在皇宫大酒店哪边啊?”

董春华

本版诚向广大读者征集幽默漫画(四格)和稿件,欢迎大家踊跃投稿(谢绝一稿多投、一稿重投)。
本版专用信箱:
nanjingjishi@126.com
编辑热线:
(025)84783612

同学一场

解释

我有一个同学,现在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秃头肚腩男了,一起上学那会儿是非常调皮的,成绩时好时坏,喜欢结伙打架,曾在校门口抽烟被班主任当场逮住……总之在以老师为代表的主流人群眼里,他就是个坏学生。

有一次考试,地理老师突发奇想,出了一道难题,虽然分数很少,但班上只有两个人答对,一个是学习委员,另一个是他。他俩是同桌。老师把两个人叫到办公室,对坏学生说:“说吧,答案怎么来的?”

若干年后同学们见面,深夜喝了点儿酒,都有些微醺,说起上学时最难忘的事,所有人说的都是自己的暗恋和苦恋,只有他说的是这个场景。“老师已经认定我抄了,她做出那副了然于胸的样子、悲天悯人的样子,只是等着我坦白……做错了也许还能解释:我不会、我没看书、我理解错了。做对了我怎么解释?我只是知道而已。我没办法提醒她,虽然我成绩不大好,但是所有的图片题我都很擅长啊,我只是不喜欢填空题、选择题什么的。”

现场安静下来,有人给他倒了一杯酒。

“当时心里想了千万句话解释,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想跟她说,考地理我从来没有作过弊,因为我挺喜欢,我哥的地理特别



漫画 俞晓翔

好,我爸是地质队的,一年有10个月不在家,我从小就知道扒在大地图上找我爸在哪儿。要说作弊,我只有考政治作过弊,因为那年暑假我妈说要带我和我哥去找我爸,我不敢成绩太坏,怕被扔在爷爷家不让去。”

坏学生脸上浮出笑容:“但我说不出口。我只觉得我一说就败了,我就露怯了,我就傻了,就一辈子也翻不过来了。”

有些尴尬的宁静,男同学们试图插科打诨。坏学生不为所动。他好像喝高了,但我们都知道他没有。气氛有些沉闷。这么多年还觉得委屈,也有些小题大做。

这时,学习委员缓缓地站起

来,他倒是保养得不错,头发健在,肚腩不太明显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整杯白酒,对坏学生说:“我对不住你。那天我最怕的就是你把实情说出来,你不仅那天没说,今天喝到这份儿上,也没说。”他仰头,咕嘟咕嘟喝干了:“那一次,是我抄了你的。我看你答得飞快,急得不行。我拽拽你,故意把你没填的几个空给你看,你没理我,我指了指你的第二张卷子,你愣了一下,假装看第三张卷子,把那张卷子往我这边扒拉了一下。我迅速看了一遍,改了几个字交上去了。”

我们这群看客,在空调嗡嗡作响的包间里,像一群呆鹅。

《读者欣赏》

房东房客



涨了两百元

大学毕业后,我离家到遥远的异乡找工作,幸亏有好心的同学帮忙,我很快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。因为上班的单位没法提供食宿,没办法,我只好找了一个附近的旅馆租了间房子,十多平方米,每月租金650元。

因为我花起钱来毫无节制,每个月工资刚领到手,就被花得所剩无几,甚至连该交的房租也一拖再拖。如果不是房东体谅,我可能早就被赶出去了。

我在那里住了3个月后,有一天下班刚回去,房东就背着手进来了,不紧不慢地说:“小张,不好意思,下个月我要涨房租,由原来的650元涨到850元。”我本来就薪水不高,如果每个月再多交200元的房租,那不就捉襟见肘了吗?我顿时面露难色,恳求道:“老板,能不能不涨啊?”房东板着脸说:“那可不行,如果你每个月不乱花钱,一个月省下200元是没问题的。”

见房东丝毫不肯通融,我无奈地叹了口气,只得点头答应了。因为如果我搬到别的地方租房住,租金也不会少多少,何况这里离单位

比较近。就这样,我节衣缩食,每个月不得不再省下200元交给房东。

在那里住了大半年后,我又找到了一份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,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,这家单位还免费提供食宿。搬离前,尽管我对房东有点不满,但还是勉强挤出笑容跟他打了声招呼。

就在我准备永远地离开那里时,房东突然把我叫住,掏出十多张100元的大钞递到我手里,说:“拿着,这是你的。”我大吃一惊,继而一头雾水。

房东笑了笑,说:“自从涨了租金后,你在这里租住了7个月,我应该退还你1400元。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?因为你一点都没有存钱的习惯,没办法,我只好给你涨租金,帮你每个月存200元,万一你手里急需用钱,这点钱还可以派上用场啊!”我怔了半晌,眼泪慢慢流了下来……

我见过不少房东,他们只知道冷冰冰地每个月按期收取租金,而从我这位房东身上,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。

张志松

温暖一生的土豆

那年,我在县城高中读高三,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户农家里。我的房间与灶间相连,用一扇木窗隔开,大概有十一二平方米空间,余下的空间只可以摆放一桌、一椅。

房间不只属于我一个人,房东的老父亲晚间与我同住一屋、同睡一床,为此少算了我一些租金。老房东为人心地善良,每晚我上夜自习回来,他早已把我的被褥铺得平平整整。我每次回来时,老人都已经躺下,不知道睡着了没有,只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。我听奶奶常说,“老人觉少”,也许老人并没有人睡,只是怕影响我学习才不出声的。我也轻手轻脚不弄出一丁点响动,尽最大限度地不搅扰老人睡眠。

每晚,我都伴着一盏灯火读书学习到深夜。由于幼时家贫,我打小就患上了胃病,肚子不经饿,一饿胃就疼痛难忍。常常下晚自

习回来不久,我的肚子便咕噜噜叫开了,胃也开始隐隐作痛。我一手握拳顶在肚子上以减轻痛苦,一手仍握笔坚持做着各科习题。日子久了,胃痛日益加剧,有时竟会控制不住地呻吟出声。

一天下晚自习回来不久,我的肚子又开始“犯上作乱”。这时,我听到老人起床披衣去了灶间,一阵叮叮咣咣的火钳伸进灶膛碰触锅底的声音过后,老人又回到屋内,一股诱人的香味便在房间里弥漫开来。

老人把两个烤得金黄的土豆塞在我手里,慈爱地说:“来,孩

子,吃两个烤土豆,胃就会舒服的,家里也没啥好东西,就是土豆多……”

原来老人夜里听到了我的呻吟声,看到我用手捂着肚子,猜到我是饿得胃痛,因为他发现我不买夜宵吃,以前在他家里住过的高考生夜晚学习都要吃夜宵的,我只是个例外。我大口大口地吞着土豆,随着土豆一起入口的还有顺着脸颊流到嘴边的泪水。自那以后,我每晚都能吃到老人为我烤的两个金黄喷香的土豆,一直到我高考结束离开,我的胃痛再也没过。

佟才录



微时代

吵架时,无论对方说什么,你都回答:“你牙缝里有根青菜。”如果对方说:“乱讲,我今天没吃青菜。”你就惊讶地说:“原来是昨天的啊!”以此类推。如果对方对你说:“你牙缝里有根青菜。”破解的方法是:“你想吃吗?我可以抠给你。”

没有加薪,没有升职,连年终奖都被取消了,打算借酒浇愁一回。有人带了瓶酒来,大家一看那酒的名字,眼泪就都扑簌簌地往下掉开了,还有人顿时抱头痛哭了一场。那酒的名字叫——老白干。

老婆问老公:“我要是疯了,你还会爱我吗?”老公坚定地说:“爱!”老婆沉思了一会,忧愁地说:“你果然爱的是我的外表!”

在公共汽车上人太多了,特别热,特别闷,不知谁放了一个屁,这下环境更加恶劣了。我朋友实在受不了了,又不知道是谁,没办法。正好,售票员问:“谁没有买票?”我朋友忽生一计,大声说:“放屁的没买票!”忽然,一个特别胖的女人,手高高地举着票,大声说:“我买了!”

上午开车时遇着堵车,顺手打开收音机,一个温柔的声音传出:“如果肤色粉红,脸上绒毛细嫩柔软,就说明很健康……”听到这里,忍不住摸了下自己的脸,对着后视镜顾盼,再笑一笑,样子健康可爱。这时,又听播音员说道:“好,听众朋友们,这次我们的《养猪知识讲座》就讲到这里……”

问:“Siri什么时候才会支持中文?”苹果:“等到Siri可以回答出这一道题的时候——小芳:你妹啊,你妹这个月大姨妈还没来,愁死姐了,简直就是坑爹啊!提问:短文中一共提到几个人? A:1个;B:2个;C:3个;D:5个;E:6个。”

我有个朋友在山上被五步蛇咬了一口,听说走五步就会死了,怎么办啊,急死人了,现在都走了四步了。我们各自抓了几条五步蛇又咬了他几口,估计应该累积到一百步左右了,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?

陪5岁的女儿下跳棋。手机响了,是朋友老侯打来的,就打招呼:“侯哥你好!”就和他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。这时,女儿跑过来,用充满崇敬的目光盯着我,一言不发。我聊完,放下电话问女儿:“你怎么了,为什么这样看我?”女儿小声地问:“爸爸,你和孙悟空是怎样认识的?”

发现win7里有个跳棋游戏,玩了一下午。开始一直输,后来感觉来了,走了步好棋,只见对话框里蹦出两句话:牛逼。好棋!

我以为是单机小游戏呢,就回了个:***~电脑也会说话?然后好长时间没动静,最后对方发了句话:大哥,我陪你玩一下午了,你居然就没把我当人看,也忒让人寒心了……

昨天在街上,忽然听后面有大叔很急切地喊:“那个!等一下!那个谁!……那个……做汉奸那个小伙子!!”一大片人停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只见边上一哥们,一脸委屈地站在那儿,一字一字地咬着说:“叔,我是日语翻译……”